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

宋特進左丞相許國公奏議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

恤人戶事端平二年

臣竊惟朝廷自更大化詔旨之所戒勅臣工之所建明惟曰保護邦基愛惜民力於是寬恤之日以嚴二稅之中以減損秋苗斛面為急繇二浙以及于閩又及于江之東百姓蒙惠甚休獨

江右去天遼邈且有司奉行弗虔澤不下流臣
猥仍人之將輸一道深惟此事乃端平親政之
第一義凡在臣子職當將順布宣是用不量鶻
鈍檢準本司元被受指揮再加諏度仍刷到各
郡秋苗租額及每歲受納則例量其豐匱酌其
多寡或因或革立為永制且從本司用文思院
斛較製創置熟鐵斗斛雕錫記號發下各郡自
端平二年為始專充交收秋苗使用並令人戶
自行槩盪不許額外別創名色多取顆粒如違

許人戶越斫自受二以至受納官並行舉劾問
竄庶幾遠方赤子均被惠澤少稱聖天子愛養
元元之意須至開具奏聞者 一隆興府管催
秋苗一十九萬一千七百一十石八斗四升九
合五勺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義倉等
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一斗鐵斛十
隻 一吉州苗鹽米一十六萬石約收米二十
四萬石每六百石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為準屯
田米四萬石約收米四萬九千六百石每石

以一石二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
給五斗鐵斛十六隻二斗鐵斛十六隻一吉
州吉水永豐太和萬安龍泉縣共受領九萬九
千二百二十二石一斗六升同前仍各給五斗
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一贛州歲催秋苗
八萬六千五十七石五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
三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
鐵斛八隻三斗鐵斛六隻一袁州歲額催秋
苗一十一萬九千四百五石五斗三升五合七

勺六抄每一石以一石五斗為準正耗義倉等
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十隻 一端州歲
額催秋苗九萬七千三百五十七石一十七升
四合一勺四抄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
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八隻一斗
鐵斛六隻 一江州歲額催米四萬三千六十
九石七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六斗為準正耗
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六隻一斗
鐵斛六隻 一江州德安縣米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五合每一石以一石一斗
五升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
鐵斛四隻一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撫州額管
實催臨川等五縣苗屯米一十三萬七千一百
七十九石四斗九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五升
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鐵斛
十隻四斗五升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歲額實
催四萬九千一百六十七石六斗九升每一石
以一石四斗爲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

給五斗鐵斛六隻四斗鐵斛六隻 一臨江軍

新塗縣額實催苗五萬六千八十四石一斗四

升每一石以一石四斗為準仍給五斗鐵斛六

隻四斗鐵斛四隻 一建昌軍額管實催四萬

九千五百二十五石三斗八升每一石以一石

七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

鐵斛七隻二斗鐵斛六隻 一興國軍實催_米

二萬八百三十五石八斗四升每一石以一石

五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內仍給五斗

鐵斛六隻二斗五升鐵斛四隻 一興國軍大
治縣合催求^米四千一百一十三石三斗九升每
一石以一石四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其
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四斗鐵斛四隻 一南
安軍歲催苗米八十七百五十八石二十三升
每一石以一石七斗為準正耗義倉等米並在
其內仍給五斗鐵斛四隻二斗鐵斛四隻 右
開真^具在前臣再照得昨來諸路監司遵奉御筆
指揮除減所部州縣秋苗斛面如浙西州郡有

一歲頓減數萬石者江東州郡有一歲頓減二
三萬石者所在守臣能仰體九重寬大之澤通
融幹旋補助支遣初不見其不足今臣權定之
數係據諸郡從實申到數目量加裁損于諸郡
初無大假虧折委可行之經久如蒙聖慈更賜
明詔諸郡確意奉行其于培植根本之計誠非
小補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伏乞
照會 貼黃 且再照得本路諸郡所栽減秋苗
斛面爲數不多儘可通融裨補助惟南安軍舊係

兩石納一石令與除蠲三斗北之諸郡其穀稍
多却恐本軍地接溪峒財計素殫設有非逆支
遣未易支吾合議貼助庶可悠久本司今契勘
得本軍南康縣及撫州樂安縣每歲合解米木司
代發湖廣總領所米價錢八千八百石內南康
縣五千石樂安縣三千八百石本司從例收糶
本色米六千四百二十五石并將合得興國軍
首復米一千石共奏七千四百二十五石起解
赴總領所交卸今來本司欲于南康縣五千石

價錢內撥二千三百七十五石裨助本軍

所有自餘二千六百二十五石價錢及樂安
三千八百石價錢并興國軍首復正米一千石
正糧每歲合解總所七千四百二十五石之數
欲乞處斷行下所屬徑自解赴總所本司更不
拘催收糴代發仍劄下湖廣總領所照會實為
永遠莫大之利伏候勅旨

奏乞廢隆興府進賢縣土方鎮以免抑納

酒稅害民之擾

竊見本府進賢縣管下有聚落一區地名土方居民不滿數十商旅稀少強名曰鎮而有酒稅務一所所謂稅者考其歲額入於本府者止三千餘緡入于通判廳者止一千三百餘緡然實斛不及三分之一通一歲而論官司之所得者不過二千餘緡而已所謂酒者初無醞造亦無發賣係于鎮戶量其家第之高下抑令納錢一

戶或四五十文或三十文或七八文以是為月
解歲亦不過二數百緡而已合二者而計之可
謂毫末而本鎮却有酒稅官一員專擱數輩惡
少爪牙數十人皆蚕食于數十戶之市民甚則
羅織村氓攘奪商旅又甚則攔截客舟於二三
十里之外以是為辦官課而實則為官吏專擱
等輩囊橐之地民旅之被擾非一日矣臣竊以
為事有不便於民雖官有大利尚當決去况此
無甚利於官而有害于民然此為有司者何忍

以二三十緡之歲入而使一方赤子永無聚廬
托處之安乎臣除已將本鎮酒稅一面住收外
欲望聖慈軫念民瘼亟賜允俞將本鎮酒稅務
特行廢罷下吏部永不作缺其見任人令赴部
別行注授庶幾遐邇僻壤之民鼓舞聖恩如在
殿角且無任懇望之至謹具奏聞伏候睿旨并
中尚書省欲望鈞慈更賜敷奏亟降指揮施行
伏候鈞旨并中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
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闕
照對臣猥以菲才蒙思持指嘗惧無以撫摩凋
瘵保護根本少稱明時臨遣之恩竊見江右諸
郡仍年寇攘水毀之餘市井蕭條田里憔悴不
堪舉目去歲雖得中熟譬猶厄癘傷敗之人僅
能飲食正要扶持而臣訪聞所部州軍之吏大
率聚歛之政多寬恤之政少其見催四年柴料
如端平元年夏稅秋苗二年夏稅民間自不應

拖欠若乃紹定五年六年逋負例皆細民下戶
些小奇零及逃亡倚閣不可催理之數所在征
取尚多峻急公家之所得其實無幾姦吏之並
緣其害不貲臣偶薰權隆興府職事遂將本府
財計攷核源流剔括弊竇見得僅可支吾已將
紹定六年以前應于民間未納官物並與住催
仍以隆興府為準行下本路州軍一體蠲閣施
行庶幾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仰副聖天子
惠困窮之意頃至奏聞者 貼黃照得臣所薰

管隆興府雖稱都會財計所入極為殫窳而用
度至為不貲勉強支撐尚可少施及物之政諸
郡可以類推臣所以先自隆興蠲閭正欲以身
率所部并乞睿照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據隆興府都廳申准九月十一月省劄行下兩
浙江東西福建湖南等路應有官之家并寺觀
每田一畝出官會一貫以助收減竊詳上件指
揮關係不小臣叨綴班行職奉使指萬民利害
所當講明一郡施行又當任責須至奏聞者

臣聞利不十者不變法令畧計一件指揮其害
有九其利有一且利不十則不爲况一利而九
害乎官會之多三十年矣端平以來適當其極

始者求快一時盡收兩界已事端往無以議為
今欲使官戶寺觀計畝納會以目前論之會價
必踊且可收會此一利也然朝廷不過欲糶押提
官會耳立國在民民心一失民力又窮雖盡收
會子純用銅錢能保禍亂之不作乎請言其害
且有官之家除富人外其宅初筮貧儒擁守先
業偶以入任便令出會必用錢用錢必鬻產唐
德宗開架收稅猶給軍須今朝廷計畝出錢但
收故紙是計出唐下而人怨則同也其害一也

簪纓之後既少見祿又拙經營僅有薄田以給衣食百畝以上或未開析及此身者多是凡稱官戶皆不免也雖云百畝以下本戶無人入仕者免此非計屬不可將有實滿百畝而得免亦有不及百畝而勒出者矣既出官會又賂鄉胥何以當此其害二也此年以來朝廷以和糶拋降以科提官會以慶典郊恩計今江浙福建之民蓋校尉連車而馳功平斗矣未沾銖金之俸遽同入仕之科且既令出會以買此官又因得

官而再出會臣恐自今以後人人不特以官會
為戒尤以有官為戒矣未必收稱提之功已先
失嚮爵之利又况貧乏士人偶得一解遭際慶
典本為親榮豈料反為家禍其害三也兩浙形
勢之家雖計畝多而出會易然陛下仁慈枯藉
之典猶不欲行于貧吏况其父祖非勲舊則宗
戚亦何忍使比閭小吏數其籍而索其貲為大
不美若泥中之聞獸乎且有官之家既不得免
簪纓之後又不得免而權貴之家尤不得免然

則天下皆不得免也以為不忍有擾于民而施於有官豈官戶非民耶抑但以商賈佃戶爲民耶且彼無所從出不過均諸佃戶耳今又爲之法許其越訖是教佃戶以訖主家也其害四也寺觀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兩浙兩浙不如閩中然几年晴賑盈門主首類皆席券以償所費閩中僧寺猶狼狽不如舊它可知矣若道觀則所設無幾且田莫多于寺觀然欲於田之外責以一錢實無從出爲國取民一至

於此亦太無其甚矣有萬畝者當出萬終非起
債則逃竄此事未行而其兆已見不待知者而
後知也行香祝壽漢官舊儀一頓蕭條恐非美
事且為僧者必少祠牒愈不可鬻矣其害五也
一路之田豈無三教百萬畝是一路白出三教
百萬緡也一州之田豈無四五十萬畝是一州
白出四五十萬緡也向者朝廷已竭帑藏出數
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已無成矣今州郡又
竭閭閻出數千百萬以收此楮而此事必有甚

焉安有古今天下內捐數千百萬外捐數千百萬不為用兵不為振民不為土木乃為區區故紙而費之若此可謂拙矣其害六也今立法而約之曰折閱吾楮官吏按劾百姓徒配然且不信而日輕顧乃明示之以裁鑿不用是教之也臣恐法行之後民間愈不用會而會于皆無用矣其害七也且陛下親政以來嘗興十萬之師矣嘗閱殿步二司之兵矣而中外騷動禍變隨之幸而聖德彰聞天命鞏固人心自定事變自

消今又不戒輕聽議者之言遽為率爾不審思
之舉謗讟由此而興盜賊由此而起昔之謗讟
官吏受之今之謗讟朝廷受之昔之盜賊有罪
無辭今之盜賊有辭無罪且姑舍是其目前必
可知者有四患焉有田畝不整之患有土產不
齊之患有勢必用刑法之患有每事行賂之患
何謂有田畝不整之患蓋官戶寺觀若一一要
見實數必用追索干照而江浙之間以說戶走
苗稅又多白契不登簿書倉猝整會必落吏手

如此則下戶獨受其害而上戶可免中戶亦以
計會免矣獨寺觀可以簿書攷將恐寺觀亦巧
計飛走寄附形勢而因之以失常任矣何謂有
土產不齊之患閩中田貴而稅輕然人戶田少
五七十畝已充里正而錢尤難得江東西又不
然除平野上腴之外永田多潦山四多旱畝直
不過一二千蓋有數年不得收者若例出一卷
爲之柰何以田售之於人則人不欲以田歸之
于官則官不受典質則空竭稱貸則艱難亦有

逃移流移而已二浙之田獨湖蘓秀為最美而
常杭則次之衢越為常稔而嚴婺台則不及且
和糶和買取之悉矣獨未出會耳何謂有用刑
行賂之患二稅五賦豪良且不樂輸况乎白科
抑而責已體國乎施行之初既曰禮諭必不嚴
督其送納必遵違上司未免行下則追監繼之
不集則鞭朴繼之若不集必重其罰于是人
戶有性命之憂而縣道又添一項催科之苦矣
凡官司舉事苟一涉民無非吏福且戶出若干

會必經司必經攬戶必經縣吏必經州郡必經
上司所經之處非金錢不可使強明之吏臨之
尚或庶幾不然則走弄文移出入賦籍增減田
畝千蹊萬轍盡歸吏姦此固平日股吾民膏血
者所喜聞也四患曉然非有難見然則天下多
事矣又况如前所謂誘盜賊之患乎其害八
也春秋譏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今朝廷以為
吾截鑿所入以示不為已私與彼之履畝不同
然它日國有大費無所從給則又將貴有官之

家曰曷不體國一紙舉行易收減為輕費豈不可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若何其害九也臣以至愚極陋少蒙先帝親擢于多士之中又蒙皇帝陛下簡記手外察之末今者數月之頃至三錫命雖見控免決不敢當而一日必葺閭閻去留可為忠言敢有避忌臣自聞朝旨夜思晝度以為恐不可行害多利少而江西一道官戶者多貧為富室者多訟且比年盜賊焚毀軍兵經過人無蓋藏甫得一稔若重以

無藝必大狼狽蕭牆之內將有不測且雖碎首
死國何補于事用敢冒大訶譴先事言之伏望
皇帝陛下鑒聖經之所譏審國論之所極亟收
計畝之令別求通弊之策庶保安靜之福不啓
怨謗之心所有上件者省劄臣除已權互行下
諸郡別聽回降外欲乞睿斷早與收回天下幸
甚伏候指揮謹奏并申尚書省照會施行御史
臺諫院 貼黃 臣照得秤提官會當隨方而爲
之術擇人而行其智本無甚難今猶可救正不

在出此下策并乞睿照 又臣竊思朝廷之上

重于及汗本以愚言為然區區更有余悃江右

十年兵盜如建昌撫州章貢廬陵管下皆嘗被

殘瑞州所部亦曾有竊發謂上戶者奔竄流

離藏蓋空竭方幸小稔瘡疾未本廖可為哀痛哉

或蒙聖慈以江右創殘非也道比權與寢免目

前庶幾一路之人知聖主軫念遐陬如在殿角

感激愛戴盜賊自消并乞睿照 又臣又有深

憂過計竊見朝廷更新大化登用俊良群陰屏

迹或恐失職之人故設地畫以愚建議之臣使
朝廷結怨天下萬一有意外之虞則此得以遂
其所志不可不察并乞睿照

再論計畝納錢

照對臣昨奉朝旨行下官戶寺觀計畝出會以
助秤提仍委臣訪察本路臣即嘗條利害冒昧
奏聞未准回降再准省劄仰目下措置奉行毋
得再行違阻臣素抱樸忠粗知國體極知楮券
之弊深軫君相之憂苟可扶救於萬分所願推
行于尺寸第以國脉民命關係匪輕瀝血陳詞
誠當萬死今未暇論萬世之是非四方之利害
共以臣本道言之事體實有未便蓋自嘉定至

紹定三十年間常有盜賊近方寧息丁亥至癸
未十年間常苦水旱近方稔熟殘破之處未還
舊觀蕩析之人未復舊業井邑多瓦礫田野多
艸萊昔號富實之家今皆空虛之室比之他路
委實不同兼南安建昌吉贛道接山峒類以招
安而受爵與夫防拓而得官平時官司尚難調
御一旦科配易激紛紜至其寺觀尤其荒涼既
欲征錢必動常住既動常住必無以贍養其徒
必溢而之四方驅毀滅性之人而置之飢寒離

散之域人所不料豈無可虞如近時湖南謝了
圓之事可以鑑矣臣及復思惟與其召變于他
時而貽九重之憂寧若方命於此日而貽一身
之譴是用不避竄斥洊至數陳欲望聖慈特發
睿斷以江右寇盜甫平飢饉甫息危同諸路一
例數款臣與十一州赤子不任延頸望幸之至
須至奏聞者小貼子臣竊惟朝廷命令舉措上
關宗社安危下關生靈休戚故必審而後發已
而無悔如往者北代之議起於癸巳之冬成于

甲午之春臣時待罪淮西總餉嘗奏䟽一通力
陳兵之不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于力陳兵
之不可輕用而陛下之不察朝廷之不省迄致
敗缺蓋無隙而動終負師曲之名爲敵又口實
一可恨也精兵良將糧儲器械未免失亡二可
恨也撓敗之形懦怯之證皇露皇露於中原四戰之
衝使夷狄生心英雄竊笑三可恨也今日計畝
數畝之事不審而發上而必有後悔胡以異此
剗心肉以救眼剗撥根本以扶枝葉縱使目前

會價漸穹物價漸減而朝廷之印造不已森民
之偽造不已銅錢則海道之漏泄不已器用之
鈺銷不已朝滿夕除勢所必至不過年歲弊將
如初而心肉之已剝者則不可復補根本之已
撥者則不可復培矣此非陛下自著精神大為
斷制恐無以回物情於已散挽人心於將離不
然以國家之急政要務天下之危機駭証方紛
然錯雜於前而陛下高拱如平時一聽其自起
自仆臣恐變故日臻禍亂日至後雖噬臍嗟何

及矣豈特楮之一事而已哉臣年二十三蒙先
皇帝親擢之恩旋屏廢者十年迄無一線之路
上報先帝歲在丙戌蒙陛下收召於閑冷之中
黻載之間內而省寺外而麾節忝竊過矣稱塞
眇然中夜以思隕涕如雨故苟有區區之見關
于國家理亂安危之大端者誠不敢以疏遠自
詭緘默而不告陛下也一寸丹心不任憂憂懇
切之至并乞睿照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稟宜急救憐不可闕
臣恭惟皇帝陛下奮發英斷遴選樞臣出助六
師察臣世受大恩猶有愛國憂邊之志再頒隆
旨俾參謀畫唯今事勢悉在目前區處曲折當
稟行府成敗大計盍告朝廷曾參日省其身以
爲人謀不忠爲急况臣爲陛下謀東南之事知
而不言是謂不忠言而不達是謂不智謹昧死
言之伏惟皇帝陛下試垂聽焉臣嘗伏讀國朝
通鑑每于宣和靖康之事痛憤流涕以爲虜非

能也亦非天也我有三大繆焉爾其初也輕於
交敵其繼也輕於挑敵其末也輕於奉敵是謂
三大繆而皆自輕於為謀始夫吉凶關於舉動
存亡決于轉移苟不謹重而輕于一發由輕得
敗由敗得畏由畏得亡此王黼耿南仲之徒所
以誤宣和誤靖康又將誤來者而未已也臣不
識忌諱竊迹比年邊事頗近似而無甚異蔡州
之攻是登州之約也汴京之議是平州之約也
兩校之行是王雲之漸也然而

其來

猶緩則以襄與陽猶有兵猶有任責之人而彼
猶存有所顧忌也天下之願和者其人有三種小
人願和庸人願和敵人之願和者亦
莫甚于世近本朝嘗和金金人嘗和韃夫惟既
和然後我無任責之人無死敵之志而大禍至
是故金韃常先於和我利其所欲者在和可以
息兵也於是小人幸以為功庸人幸以為安而
又忌夫任責之士也則窮之以所不能故靖康
以戰窮李綱綱以敗去而後和議定綱去而种

師道邀擊之策遂不用此^北方無綱無師道而後
大河無備越明年而二酋分道並進前無一人
一駢之梗倉卒之間遂罹大禍其本在於以戰
而窮任責之士自撤其藩籬後延之入也夫襄
陽亦今之太原也趙范之為人雖未必盡如綱
之賢然不可謂無綱之忠朝廷豈可不亟加拯
援而使虜得以併兵也哉襄事危則和有兆和
成則國事去矣^吳抑臣竊有疑焉夫督府之來為
何事也將以解襄急也抑徒以人言也將以

解囊急也則當如高宗皇帝之託付張浚使浚
得以示劉光世光世大駭即日勒兵走偽齊七
十萬衆劉豫遂亡故左相趙鼎常曰督府事須
從朝廷維持浚沒每有事鼎必取而施行之此則
沈與求輩所不及也夫種在內姦在外鼎在內
沒在外譬猶墮筮利和應而成聲音譬猶首尾相
應而成推衡譬猶太阿盡與之柄而後剗割譬
猶毛雖盡伸其肘而責以運轉也夫如是督府
雖遺事必已無成事無成而急不解必中虜欲而

和議決臣尚恐言之且督府又有甚難者松江
有大制閩焉京湖有大制閩焉鄂也廬也揚也
各有制閩焉兵皆其兵將皆其將財皆其財督
府既不可得而調發又不可得而寄治矣夫此
皆要處也皆賊藩也要處賊藩既不得即於是
不得已而之金陵則金陵近不得已而之江陵
則江陵遠乃不得已而之尋陽夫尋陽者重而
今輕昔中而今左豈可以六朝例論哉斗絕一
隅嬰城自守豈可以上授漢下備淮哉夫遠之

而無謀居之而非都會二者亦既異于張浚葉
義問之來矣如臣愚見會兵黃州勒兵而進開
府于鄂進師江陵示以形勢壓以聲威春水方
生疾疫將起彼雖禽獸亦孰于兵敢不解乎抑
臣所慮既解之後有以誤靖康者誤國論矣欲
望聖慈下來愚慮親灑宸翰一如紹興督府勒
兵諸將用命以解襄陽倒垂之急既解之後大
為部分改絃易轍練兵積粟一一可情特杜絕和
議常為戰備示之以不可犯彼越大漢踰兩河

空虛無人進有堅塞退無因糧必不敢出持以
數年其內自亂中原分裂徐制其後安知舊物
之不復還哉臣歲在癸巳甲午總餉淮右知朝
廷有開邊之議嘗因應詔上封事力陳兵之不
可輕用又嘗上宰執白劄于力陳兵之不可輕
用而天高聽邈莫遂挽回曾不旋踵臣言粗驗
今又不度疣賤輒陳大計蓋前之戰今之和其
誤一也官以謀為職不敢不盡愚惟陛下幸赦
謹具錄奏聞伏候指揮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三年

臣歲在癸巳之冬待罪淮右陳事恭奉求言之

詔嘗備條九事以聞其第二條則乞陛下以社

稷為心遵用國朝典故遊養小宗以俟聖子之

生蓋導迎景貺鎮壓群情深計大慮莫急於此

今閱三年矣尚未聞有所施行小人之家有千

金之資猶知反顧其後陛下承祖宗三百年基

業獨不念及此乎臣一介踈逖心切忠愛是用

不避鼎鑊之誅復祖前說以獻惟陛下曲留聖

哀實社稷無疆之休并乞睿照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臣嘗服膺先正沂公王曾之論曰士大夫要當
純意國事純之爲言一而不二之謂也一則公
二則私甚矣私之爲害也理有是非私汨之則
是者非非者是事有可否私乘之則可者否而
否者可人有賢佞私牀之則賢者佞而佞者賢
議論以私而不同心則建明於此者彼之所疵
瑕政事以私而不同力則規置於甲者乙之所
沮撓有觀望而無憂愛有虛誕而無忠實有傾

軋而無協和物我對立於膏中而國家若置於
度外嗚呼此豈非今日士大夫之大弊哉書曰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之
爲義人而不天在昔疆場無虞之時臣固以逆
憂其兆世道之消長及四郊多壘之後則沒已
關國步之安危至於今日封疆日蹙日煙焰日逼
萬事不理而尚以私愛憎私恩怨爲心則消長
安危久不足言將直繫天下之存亡矣不幸變
故之來無及于救當是時也毋論名位之崇卑

毋分趨向之同異。柴、墮、塗、炭雖悔，曷追？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言之至此，可為於邑也已。昔苻堅欲謀伐晉，權翼以謂謝安桓冲皆江左偉人，君臣輯睦，內外一心，未可圖也。晉將平吳羊祜曰：吳瀕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備者大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可知矣。夫一心則晉不可攻，不能齊力致死，則吳可滅。常人之慮，亡於有形，智者之慮，亡於無形。夷狄之侵侮，天下之所共危。

士大夫私情之膠轄臣之所獨懼也欲望陛下
念祖業浸淫而將傾傷士習陵夷而已壞以靜
專察群動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公
毋以遠順觀人言毋以毀譽行己意毋以巧數
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計相間而以識慮
相先有志之士則相與愛護而毋操同室之戈
任事之人則相與扶持而毋幸鄰國之壑協謀
并智戮力一忱則危者尚可以安而衰敗之症
尚可起也且前歲襄漢潰決輿沔破亡去歲兩

淮倣擾三川陷沒今歲向春縱使逃速稍緩遲
至秋冬急症恐甚於前講求救死扶傷之策只
有半年日力惟君臣之間勿以常言忽之臣不不
敢愀切取進止 貼黃臣又聞國以人重亦以
人輕國以人興亦以人廢時當艱虞固急于才
智功名之士而尤急於剛正骨鯁之臣昔晉大
史屠餘見平公驕而無德義知晉之將亂以其
國法歸于周周威公問天下之國孰先亡者對
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告之鄰國之不

服賢良之不興公曰何害是謂不知所以存所以亡臣故曰晉先亡居三年而晉果亡威公又問其次曰中山又二年而中山亦亡威公見其言之驗又問其次而屠餘不肯對固問之則曰君次之威公惧求國之賢者得錡疇田色而禮之又得史理趙英以爲諫臣以告屠餘曰君如此可以保君之身漢淮南王謀亂而其所憚者不在于公孫弘衛青以謂弘可說而青可刺者而所憚者汲黯而已黯之居官無以踰人其功

名才智史未之見也獨以其能百折廷諍有伏
節死義之風而亂臣賊子為之畏沮然則剛正
骨鯁之臣其有莖於人之國固如此曩者陛下
躬攬政權招徠衆正布在列位不幸而臣德秀
臣咨夔臣重珍相繼淪沒其幸而存者又皆流
落江湖之上矣孟子曰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
今日不知其亡也臣誠傷之欲望陛下明詔宰
輔擇其最隸人望而闡民譽者亟加收召亟或還
之于政塗或歸之于某路或及之於言責賢者

之領袖既登進于朝廷自能氣類薰蒸善人畢
集豈惟猛虎在山藜藿不採庶幾國論歸一人
心底定士大夫之背公植私者外有所矜式內
有所顧忌其于天下國家夫豈小補若曰端平
以來用賢而治不加進遂以為賢者有虛名而
無實用例加厭薄之心則失之矣管仲曰有人
而弗能知害霸也用而弗能信害伯也信而以
小人參之害伯也不知陛下昔者之用賢果能
知之乎知而果能信之乎信而果能不以小人

參之于今日之勢猶大病之人衆醫束手莫適
為策使其聚參苓芝朮之劑以扶病者萬有一
焉元氣之復還若投以烏喙狼毒則立斃矣此
臣臣上納忠之惓款也退念臣生晚學陋實不
足以望時賢之分寸陛下徒以其粗嘗服勞州
縣擢置法從內顧愧惕莫知彌塞故尤願陛下
尊崇賢哲以重本朝則臣廁迹禁近預有光榮
并乞睿照

奏論制國之事不惧則輕徒惧則沮

臣聞善制國者先事不可不惧已事不可徒惧
先事而不惧則失之輕已事而徒惧則失之沮
皆非所以經綸世務而康濟時屯也陛下尊居
九有十四年矣寶紹而來十載之歲月虛擲于
舊弼豈惟天下之人惜之雖陛下亦自惜之故
端平改元銳意興起平治之期豈惟天下之人
望之雖陛下亦自望之而廟謨非疎政體叢脞
曰鼓鑄曰收幣曰變鈔曰恢疆曰蒐卒曰稅畝

大率不審而遽行既行而驟止小則貽笑于國人
大則納侮於夷狄於是更化而來三載之歲月
又虛擲於舊傳此先業不惧而失於輕之明驗
也今日天下又非端平初年比矣昔有危脉而
今有危形昔有亡理而今有亡証回皇四顧凜
乎且夕之不可保使賈誼復生豈止痛哭流涕
而已哉然上有隱憂而無定慮下有叢言而無
實念每日而朝群臣跪起而退則已矣聞日而
講儒臣誦說而退則已矣百司庶府分曹列局

朝而出暮而入謀按文書奉行常程則已矣幸
而有論建之臣條陳利害粗中肯綮可以見之
能行者又不過空費筆札爲縉紳間相與傳誦
之具則已矣泛々悠々卷々息々若將一委之
數而付之無可柰何者毋乃徒惧而失於沮乎
少康以一旅興夏勾踐以一棲伯越燕以千里
而畏人楚以六千里而為雉人後強弱無定勢
也厲王板蕩之餘周室衰矣宣王繼之則勃興
宣帝厲精之餘漢室昌矣元成繼之則浸微難

易無常時也然則人能為時與勢矣陛下操大
權握神器有土地人民有甲兵士馬紀雖紊而
綱尚存棗雖弊而領固在挈提振起風_米立異
顧可聽勢之趨任時之壞而不為祖宗數百年
社稷計乎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身而扶
持祖宗數百年社稷在陛下之志而已志立則
有深思思深則有真見必卑躬側身必勤邦儉
家必敦求真才而篤信之必講明實政而力行
之必不踵叔季之事以檢袞亂必不口聖賢之

言以務文飾心誠意篤精通氣應雖值艱難之
會自有挽回之機如其懼而不戒憂而不圖惡
危而不計安畏亡而不求存寄時日於歡娛付
危機於坐視則前代傾危之轍載在史冊有所
不恐言矣昔衛文公知畏狄難至於服大布之
衣漢高祖將圖天下至於婦女無所幸光武欲
恢祖業至於不御酒肉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為者亦若是又曰以齊王猶反掌也聖賢
豈欺後世哉然則在陛下而已臣一介孤蹤去

國五禩陛下雖有兼採菲葑之度而微臣邈無
進效忠益之階間嘗隨事獻言身遠慮疎祇取
娟忘退伏山林自分已矣陛下感於微剛之長
並召時髦下及庸陋身本造闕已玷除書天地
恩深若為報稱惟有竭盡底蕴萬一補助消埃
然臣竊觀時事絲紛毫委高言之則恐以為迂
闊而難行淺言之則又病於猥細而無益故願
陛下立志以先之則失瘵疾之方對證之劑臣
雖至愚尚當殫慮研精深維熟計繼此以進取

進止 貼黃臣嘗觀先正魏公張浚中興備覽
其議固結人心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
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脩治其身及
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遠乃
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怨君人者倘有
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
無以其微而怒之幸也臣以為浚之言尤切于
今日伏惟陛下細加紬繹則必有惕然於聖衷
者并乞睿照

奏乞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
之王地

臣嘗謂用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此不易
之至計也然國家之取士與士之發身所重者
惟文科進士而淮襄之士率不利于科以每舉
春榜觀之淮西尚有三數人而淮東則不逮矣
淮東間有一二人而京湖則絕無矣於是均光
隨棗鄆復漢沔之郊士之預計偕者往往不願
觀光於上國州郡真為之勸駕而後就道何者

不精於時文故也。任之精於時文者，閩為最。浙次之，江西、東、湖南又次之，而每季之中第亦以是為差。淮、襄之士^其兵入官者既少，則任於淮、襄者居多。閩、浙、江南之士嘗試以淺近之事論之，其便弓馬一不如土人也，諳地里二不如土人也，耐風霜三不如土人也，熟虜之情偽及金鼓、兵革之事四不如土人也。以彼所習較此所不習，其難易之相去遠矣。然彼不得朝廷之官，無由任於其土地，不中進士舉，無由得朝廷之官。

不能為時文無由中進士舉別所謂用淮襄之
人物守淮襄之土地者其說終不可行矣然則
如之何則可曰分路取士而已恭惟神宗皇帝
慨念西北人才多廢嘗議改貢舉法而先正司
馬光首建言乞將諸路舉人各立字號考校大
畧謂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為率或以德
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歲款^歲姻遠
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或殺路之中全
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

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為經義詩賦者不得
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為經義詩賦然設官
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
次明察惠和以綏拊州縣其次方畧勇果以扞
禦外侮小者刑獄錢谷以供給後使豈可專取
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清萬事耶然則四方之
人雖於文藝或有所短而其餘所長者有益于
公家之用蓋亦多矣安可盡加棄斥使終身不
仕耶其後遂將陝西五路舉人分項令考孝宗

皇帝加惠三邊既詔四川類省專留兩名以取
關外四州之士又詔四川武舉省試比試額通
四十二人以十分爲率利州路四分取十二人
成都等路六分取一十六人寧宗皇帝聿遵祖
宗遠詔武舉省試將京襄兩淮人令行取放夫
三聖當天下義安時其注意遐方之士猶若此
况今日乎今日之勢非收京湖兩淮之士以收
京湖兩淮之上豪牧京湖兩淮之上豪以收京
湖兩淮之丁壯臣恐秋風一高鞭虜旋至勇夫

悍徒無所係屬非越江而內關則俯首以從
深憂大患將不在虜而在蕭牆之內也臣願陛
下亟下明詔自嘉熙三年省試為始將京西淮
北淮東淮西舉人分路考校並以十^七也人取一
名零分更與放一名庶幾得淮襄之人物以守
淮襄之土地一利也因士以收其土豪因土豪
以收其丁壯二利也稍抑時文之弊以致有用
之才三利也伏惟聖明以保封疆復境土為特
發睿斷宣諭中輔速賜施行名士幸甚宗社幸

甚取進止。貼黃臣嘗以端平二年四路到省
舉人之數攷之淮東一百四十五人湖北一百
一十五人京西五十九人通計四百八十人若
以大例十七人取一名其過者者僅二十八人
而已初未嘗多侵省試之額而可以救四路之
士心亦何憚而不為也併乞睿照。臣切見京
西七郡及湖北復州荊門軍德安府歸峽州已
行殘破今歲科舉各處士人未有就試之地槐
黃已迫合議區處臣愚欲乞行下京湖制置司

就江陵府路逐寺觀一所立貢院令項差官合
十二郡之士混試一次却以十二郡元來解額
袞同取放其十二郡曾請舉人不論已免解未
免解特許來檢據赴嘉熙二年省試一次庶幾
少見朝廷憫恤之意且足以招徠陷沒郡縣士
人之心其所關係實爲不小併乞睿照 又臣
觀春秋之世晉在中原楚在夷狄楚雖有才晉
實用之故晉伯諸侯者百有餘年其後典午之
晉遷於建鄴久而習安帝以南土爲高華以北

人為僞荒由是中州豪傑悉歸元氏而江左所用悉皆文脉纖巧之才故晉不能保有中原而六朝常有弱志我高宗南渡孝宗承之立賢無方意度恢闊李世輔王友直為將帥王希呂辛棄疾為率守監司皆北來人也自故相外招李全之徒而內實忌之既使有所激而叛而世之昧者習熟先聞緊以厭薄疑忌為事凡出于淮襄者已幾待以胡粵况自淮以北乎積疑成釁積釁成叛而范用吉尚全常進郭勝輩且皆為

敵國於一水之外矣此由南北太分既蓄之而
反外之故也此意不改豪傑不附棄材以資敵
殆不止如春秋聲子之所歎蓋商鞅不用於魏
而秦孝取河西王猛不歸於晉而苻堅取慕容
此則議者所不慮而臣以為他日大可憂者也
如從臣策分路攻士不特多得淮襄之人以守
淮襄之土又可使因淮襄之俗以招此方之豪
傑是獲才實消姦雄而朝廷不預知習俗不駭
異善之善者也不然歲年之後立敵於此各事^北

其主其忠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與二三大
臣熟圖之併乞睿照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臣一介庸晚猥列言語侍從之班雖越在外服苟有所見詎當奏陳竊覩隨報安豐重圍已解朝廷論功行賞輕重先後所貴得宜庶足激勸敢爲陛下詳陳其說仰惟孝宗皇帝加惠西北之士極其收拾文臣如王希呂之徒皆爲從臣武臣如王友直之徒皆爲將帥蓋將以此傾西北之人心紹復國家之大業也時機不偶贊聖志以賓天寧宗皇帝克篤前列自丙寅開邊而

後儿所招納西北歸附無慮數萬陛下光踐天
寶薰愛南北同符二祖蓋未嘗一日忘中原之
遺黎而一紀以來李全以山陽叛張惠范成進
以盱眙叛至于近日郭勝以唐州叛范思吉以
均州叛常進尚全以德安叛而為之禍烈莫甚
於襄陽若前冬固始之陷以苟義勇去冬定城
之陷以段用董師俊是皆西北歸附受秦養者
垂二十年卒以叛去臣未嘗不傷悲痛悻以為
豈惟此曹臣節之不終其為陛下任事之人區

處非方控取夫當不得分任其咎也論至於
此則安豐却虜之功可得而言矣聶斌樊辛張
仲宣王安亦皆歸附也聶斌爲安豐總轄凡南
北軍悉屬焉一旦呂文德以孤軍入棧斌即乞
以所部盡付之文德願身出其下樊辛孤立壽
春邀在淮外韃遣人招之乃能殺其使者而以
偽書繳送安豐二人之節有古名將之風偕仲
宣安悉力死戰意氣不撓夫當乎光陷沒吾之
守將及為賊先驅可謂事勢迫急之祭人心句

背之時而四入者竭忠效順臨危不變迄退強
虜全攻城比之南方將士功蓋倍之矣臣愚欲
望聖慈宣諭宰執將聶斌樊辛峻加拔擢厚與
賜賞張仲宣王^次安漢之所有杜果致命效死呂
文德突圍赴援以及淮東策應之師却從朝廷
處分等第推賞庶幾徑重先後不失其宜使北
方歸附見留者益堅報國之心其心郭勝范用
吉尚全常進之已去者聞之愧死穹廬之下矣
其關於國家安危成敗之筭實不為細 小貼

子 竊見前淮東總官國用安堅守徐州身死

王事前濠州總轄樊瑄戰沒洛陽皆歸附之表

表者用安雖已蒙褒錄欲望聖慈持賜金帛撫

恤其家仍與立廟賜謚瑄以沒師之退例不露

死事之賞欲望聖慈特加檢舉錄後恤孤廢使

一等歸附莫不感激思奮實為興起人心招徠

携負激昂戰功保全邊境第一義仰乞睿照

小貼子又見浮光陷沒制臣陳麟以失職誤事

臺臣上疏論劾朝廷舉行憲章物聽惟允但臣

竊為聖主有惟蓋之恩功過有相贖之時誣十
載兵間頗殫忠力浮光之用董克臣為守雖其
不明而胡呂文德以援安豈卒能却虜亦其善
使臣愚欲望聖慈更賜係全係伴之尚有自新之
路畢餘齡以報君父臣之不任大願并乞睿照

原缺